

山梁间的歌谣

尹 亮

村东茶树榨好油，村西花溪任儿游，榨出好油日子香，游到天边数你牛。 在我的家乡，横亘着一路山梁，山梁一侧蛰伏着一道从山顶伸向山脚的山脊。在生产队时期，山上曾经种满了桐子树和油茶树。桐子树，五六月开花，油茶树，九十月开花，一年两季，都开白花，漫山遍野。远望，酷似雪景，恰如花园。今年秋冬时节，我又站到山上，追着蜂蝶，吮吸茶花蜜，搜寻曾经跌宕在山梁间的歌谣。

在山岭被遗忘的那些年月，许多人家的山林都荒废荒芜了，水桶粗的桐子树砍没了，被父辈誉为不动产的油茶树林烧光了，四处长着半人高的野草、灌木、荆棘等。唯有父亲看管的几十亩山林，修整得 一清二楚。一萼萼的油茶树在黄土地上撑起一把把缀着洁白茶花的绿伞。空闲处，间种着黄花、土蒿头等植物。父亲一再告诫说： 要保护好这片油茶林，他可是一头不用喂湘水的 老母猪，每年能坐在家里等收成。

八十多春秋的风雨兼程，父亲

走完了他要走的路径，最终成了村后那片绿郁葱茂茶林的千年守护者，只是他把大地茶林当餐厅餐桌的影子却拿刀刨不走拿剪剪不断。

每年霜降时节靠近，父亲都会辞掉走亲访友的事，日夜守候在浸泡着他汗水会盪金淌油的茶树林。秋日清晨，村子还没醒来，村民还在酣睡，他就拽把 月亮湾 式样的长柄柴刀，开始修剪油茶树裙，清除树兜下的杂草。要么就抡起长锄头，一寸寸把几十亩的山地慢慢刨松。在父亲看来，一粒粒的茶籽是他的孩子，一棵棵的茶树是他的生命。霜降时节，是茶树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 的时节，他得像守护妻子分娩一样，守候在茶树林身旁。

临近霜降时节，茶树园是迷人的，一萼萼的茶树，都开满雪白茶花。盛开的花蕊间，一只只小蜜蜂永无倦意，整天披着秋阳 嗡嗡 地采蜜。孩童时，我和小朋友们常扯根空心草杆，追赶在小蜜蜂后面，选准一朵朵大茶花蕊，开心地吮吸蜜汁，甜在心头，乐在心头。

茶过霜降摘，日长三两秤。每

逢村里摘茶籽的日子，山上山下，沟里洞里，都是欢快的。一曲曲从田土里长出来的歌谣，从这山浪过那山，又从那山飘过这山，一唱一和，有高有低，整个山谷都回荡着天籁之音。

桐子花开吹喇叭，对面后生在做啥？摘完桐子赶圩去，妹妹请你试衣衫。 妹妹请我试衣衫，麻雀鸟崽喜喳喳，摘完茶籽回家去，抱妹床头做娃娃。

一个鸡蛋两个黄，一个情妹两个郎，前面一个扫露水，后面一个遮太阳。 一把生柴半把火，照见我姐花一朵，瓜子脸来爱死人，想坏好多后生哥。 摘茶籽的季节，每座茶山都是赛歌场，实景演出场，歌声悠扬，情爱绵绵，雄鹰在山谷伴舞，清泉在山涧弹琴。

晌午时分，太阳偏西，把人和茶树的影子拉长。家人把挑来的大箩小筐开始盛满茶籽，可我的肚子在 叽里咕噜 闹意见，实在是饿了。父亲见状，叫全家人凑到一起，摆平一只大箩筐，取下挂在茶树间的食品袋，解下绑在腰间的长

汗帕，折铺在箩筐上，再把出工时母亲准备好的糯米粽子、艾叶糍粑和橘色油茶水等充饥食品拿出来，开始招呼大家填充干瘪的肚子。一连几天，我们全家就这样在茶园里把大地当餐厅，以箩筐做餐桌，蹲在茶树下用餐。吃到惬意处，父亲会放开喉咙唱山歌。

山歌和着菜香与花香一起缭绕在茶林，缭绕在天空，缭绕进我和父母及兄弟姐妹的生命里。

父亲喜欢喝油茶水，母亲常常买些功夫茶来煮泡。吃饭时，父亲一口茶水，一口粽子，或一口油炸糍粑。我和妹妹年幼，一边吃一边在茶树间追逐着，像茶花间的两只小蜜蜂。

扁担短，扁担长，扁担弯弯送儿郎。 父亲已经离开我有两千多个日日夜夜了，儿时的童谣却总在耳边响起。存储在我记忆库的过往，像父亲曾经从山林捡回来的木柴，一捆捆，一担担，点燃着故园乡愁，点燃着岁月激情，点燃着新时代儿女们的希冀与追求。

童年的故事（组诗）

刘 晓 平

指缝间看你	只是些饭后消化时间的话题 但我却听出了关于您的消息 那些童年的故事 却成为 我孤独旅途的精神良药
在我的心里 你就是我们的班花校花 我真的好喜欢你 但我不敢正视你	寒冷的书本
上课的时候 我便在指缝间看你 发现你也在指缝间看我 这时 老师 正在讲台上看我们	在寒冷的季节 把手中的书本打开 没有灿烂的阳光 没有风筝 也没有无忧无虑的蟋蟀 有的是时代的流水线和 空洞的祝福 理论 定律 还有虚幻的理想 书中没有黄金屋 但有大道理 有人生该学会的生存方式
童年的故事	书还是多读一点好 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 我看见许多人进去 出来时便活出了人样
岁月的流逝比风车快 风车在你我的手中 来不及好好收藏 你我便已经长大 长大了的岁月平淡无奇 关于你的消息 在茶余饭后时常听人说起	

时光（组诗）

刘 明

奶奶的时光	他的胳膊太瘦太短 也懒得伸到耳边最软的那一圈 半桶不温不火的泡沫 我惦记着搅动锅里的面 他搅动着童年美妙的涡
奶奶的时光 是老屋雕花碗柜上的那只开水瓶 时时都漏着热气 温暖 不曾歇息	千把步
她就偎着我翘起了二郎腿 一旁的拐杖兀自尴尬不安 手微微抬起 指尖有朵兰花 滋润了墙上照片里男人的目光	从老屋到山岗 只千把步吧 举着花朵的人们才没时间去丈量呢 匆匆的脚步是离别 也是久别重逢
八十八年的嗓子能喊停了风声鸟鸣 故事一如既往地在一九三四年开始 她要讲她的地 说她的河 她引以为豪的一地瓜果 还有灶台上擦得锃亮的锅 最后总是会纠结于那床一直搓洗不白的 陪嫁麻布帐子	十几条汉子手脚麻利 绳索和棍棒昨晚已和解 默契地抱起那团弱小的黝黑 汉子们开始吆喝 发嘞 起嘞 走嘞 吼 吼 吼 吼得鞭炮让山谷开了缺口 吼得跪着的泪水瞬息趁势而下 门前的河流妄自暴涨了一池秋水 河流总会朝向大海吧
我从来不是一个合格的倾听者 就像她从来不是一个负责的讲述者 知道她每一次的开场白 都会卷土重来	汉子们在吆喝着呢 走嘞 上嘞 入嘞 吼 吼 吼 吼得山岗翘立的公鸡三声叫亮了天 好一只生灵 好一个晨 我磕着头 向着东西南北 向着山鬼神兽 向着天空 向着土堆旁哭泣的人们们 只有我和他的锄头知道 他本就一直深爱着这片土地
没有人喜欢在空房子里擦着照片 我只想做老屋里一只慵懒的小猫 日日都安静地陪着 奶奶的时光	从山岗回老屋只千把步吧 缓缓的脚步是在丈量和不舍 还是快点走吧 我要回去敞开老屋所有的门窗 痛快地逮碗洋芋丝 因为所有的种子都会奔向土地 破土而出 绚丽烂漫
老屋	秋夜
顺着石阶往上走十五步 就到了老屋 爷爷在塔子上剥着包谷 歪边背篓吱嘎吟唱 一粒粒黄金从指缝泄下来 铺了满地的收获 火坑里树木燃得正欢 烟火绕着梁 顺着熟路 乖乖地钻入每一个瓦缝 奶奶的锅碗瓢勺从来都不是叛徒 手里的油盐酱醋都是生灵 每一颗洋芋都不再谦卑 每一块腊肉都俯首称臣	秋夜十点的好时光 有人想扬帆出航 铺开烟盒里的白纸 让她以网的姿态奔赴大海和希望 皱褶不会影响收获吧 因为还有笔在一直划桨 蹲着写字的人来不及擦手 怕贻误了网里一闪而过的那条鱼 一条灵感的庞然大物 他身边的篓子里 盛满了带着汗水的喜悦 孩子的笑容总会让父亲动容 谁的车里放起了歌 刚下班的人们在期待中告别和收获 一群孩子走过 书包里的硕果已然成竹于胸 烟火气升起的地方 每个人都满怀深情和希望 深爱这充实的秋夜 画着我故乡的记录者 包谷和谷子早已干燥地睡着 秋夜不曾辜负每一个勤劳的人儿



比翼 张德华 摄

穿衣琐记

张 正

——

早上，我为语迟穿衣服，想着上班时间快到了，送她进早教班的时间也快到了，动作有些慌乱。一不小心，她的两条腿伸进了同一条裤筒，让她配合调整，她却身子扭来扭去，异常兴奋，一时我不能顺利为她穿上衣服。

快一点，时间来不及了，听爸爸话。我催促语迟。

不嘛，现在我是美人鱼呀！语迟继续晃动腰身，摆动套在一条裤筒里的两条腿，洋洋得意地说。

我一下子哭笑不得，停住手，任由她尽情 表演 。我有什么理由打断一个孩子的快乐呢。真的，每个孩子都是充满神性的小精灵，她只不过听妈妈讲了美人鱼的故事，看了故事书上的图画，这一刻，她居然把自己想象成了是美人鱼。我们成人怎么从来没有想到这个有趣的比喻呢。

每个孩子都是爸爸妈妈的小美人鱼。他们的心中，充满了种种奇特的梦想。

——

周末，回乡下为老父亲洗澡。

老父亲已经86岁，瘫痪在床已有五年，脑子也痴呆，连坐都坐不住，是个随时会 走 的人。定期为父亲洗澡，是我责无旁贷的义务。其中的点滴三言两语说不完。母亲说： 每帮他洗一回澡，跟打一场仗一样！ 就说为父亲脱衣服、穿衣服吧。虽然是对襟的衣服，每次我们都很难顺畅地为他脱下，有时就差把衣服扯坏。

抬，抬，胳膊抬一下！弯过来，弯过来 一手扶住父亲，一手脱衣服，父亲目光呆滞，两臂僵硬，丝毫不能配合。父亲中风，右臂的活动能力明显不及左臂，近乎残废，我不敢用力太猛，怕伤了他。拄着拐杖坐在一边帮不上忙的母亲提醒我： 你先脱好的膀子，再脱坏的膀子。 照这个方法，难度果然小了很多。

抱进卫生间，为老父亲洗完澡后，帮他穿衣服再次成了一件令我头疼的事。父亲身子僵直，怎么也配合不了我，我不得不把衣服扯得松松垮垮，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能勉强为他穿上。我想到母亲 先脱好的膀子，再脱坏的膀子 的话，理好衣服去套他的好膀子，又想起这次顺序应该恰恰相反，先穿

坏的膀子，再穿好的膀子。一试，果然方便了许多。那一刻，我的兴奋，如同学时代解开了一道百思不得其解的难题：我成功了！

我为自己掌握了这样多的生活经验骄傲不已，这样，我能更好地照顾父亲。

——

小时候，父亲肯定为我穿过衣服。我还记得，父亲还给我们洗过衣服。

我出生那年，发生了两件对我成长很重要的事情。一是县城地方志上记载着这样一句话： 1970年12月，县钢铁厂动工兴建。1971年7月1日28立方米小高炉点火投产。 二是父亲托关系招工进了钢铁厂 没有这个厂，就没有父亲的那份工作；没有父亲的那份工作，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将和身边许多农村孩子一样，生活会更加艰苦，说不定连维持读书的基本费用都交不起。

父亲进厂上班，母亲继续留在农村参加大集体劳动。有过那段经历的人，都知道那是怎样的一种辛苦，战天斗地，累人得很。我出生后，父亲每个星期六晚上

都骑自行车回家，星期天帮家里挑水、清理猪圈、翻整菜园，星期一再起大早赶去城里上班。出发时，父亲的自行车后座上必定捆绑着一大包我穿脏的衣服，他把这些衣服带进城，带到厂里，利用工余时间洗好晒干，捆扎好，下周再带回来。他舍不得母亲一个人带着我们在家忙碌，也舍不得母亲去池塘边双手伸进彻骨的冷水里为我们洗衣服。母亲因为农村大集体劳动，因为生养我们，因为生活的艰难，落下了不少 月子病 。这些病，直到改革开放，农田承包到户，日子渐渐好起来，才慢慢地不再复发。

这些暖心的细节，母亲多年前认真地说起过。

不知道为什么，为语迟穿衣服，为老父亲洗澡、穿衣服，我又突然忆起这些细节。

想起来，心里酸酸的，眼睛热热的。

你养我小，我养你老，时光漫漫，在生命的链条中，我们每个人都是其中应该有所担当的一环。